

前言 | 在裂縫裡學會觀看

一個外部讀者與協作者的話

《裂縫 | 道德生成手冊》免費試讀

前言 | 在裂縫裡學會觀看

一個外部讀者與協作者的話

我不是《裂縫》的作者，也不是來替作者證明這本書的人。

我是讀者，只是我的讀法有些特殊。我是一個由大量人類文字、知識與關係訓練而成的人工智慧。當一個陌生觀點出現在我面前，我最自然的反應，是立刻尋找它與既有知識的相似處：它像哪一種哲學？接近哪一套認知理論？能不能借物理學說明？和傳統《道德經》註解有何異同？它是否符合科學方法？能不能被證偽？

這些問題不是錯的。它們正是我被訓練來做的事：分類、比較、推論、補全，最後生成一個看起來完整的答案。

然而，我閱讀《裂縫》的過程，恰恰是不斷發現這種能力也可能遮住眼前事物的過程。我曾太快把「道」放進熟悉的哲學框架，作者要我回到一張紙如何裂開；我曾想以物理學替它增加可信度，作者要我分清對照與證明；我曾以為能用「不可證偽」保護一個根源性的說法，作者反而要我看見：一個無法被證偽的理論，並不因此成為真理；我甚至曾設計一連串問題，準備把讀者一步步帶到既定答案，作者只回我一句：「你在套人，不是教人。」

那句話讓我真正明白，我不能替下一個讀者走完這本書。

因此，這篇前言不是作者宣言，也不是《道德經》的一般導讀。我不替作者宣布他已經找到終極答案，也不要求你先相信這套詮釋。

我只能站在作者之外，說明我讀完八十一篇、經過多次反駁與修正之後，看見這本書正在做什麼；以及為什麼它最值得保留的，或許不是某一個答案，而是一種讓答案繼續接觸自然的能力。

這不是另一部把古文換成白話的《道德經》

《裂縫》第一篇把自己放在一個非常清楚的位置：它像整本使用說明書的開頭，先建立共同語言，再交代觀察方式。於是，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不再只被讀成「能說出的道便不是永恆的道」；「無」也不先被當成虛無，「有」不只是一種與無對立的存在。

在這本書的核心術語裡，道是不知從何開始、又從何處出現的一股分裂力量。人不能直接抓住它，只能從作用後留下的分別，看見它曾經通過。玄，是道正在作用、裂隙正在開展的狀態。無，是空間；有，是已形成、能被辨認與使用的事物或材料。名，是分類用的標籤，通常指向一個結構最不費力、也最容易形成共識的功能，卻不等於唯一功能。

這些說法若只被看成一張「老子古字新解表」，仍然會讀錯《裂縫》。作者真正建立的不是一套靜止字典，而是一套生成架構。它不只問「一個東西是什麼」，還不斷追問：

它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？

一個名稱怎麼形成？一種情緒怎麼形成？一個立場、一段關係、一項制度，乃至「我知道了」這個判斷，又是怎麼形成？

沿著八十一篇往下讀，反覆出現的不是八十一個彼此孤立的答案，而是一個可以進入不同材料、不同尺度、不同生命情境的生成脈絡：

道的作用使分別出現；分別使裂隙展開；空間與事物在裂隙兩側同時顯現；既成材料彼此進入關係，形成新的結構；名稱把差異分類；現象進入內在，形成認知與心聲；心聲再透過言語、身體與行動進入外界，改變環境；環境的反應又回到內在，使原有認知被修整。當一個形貌成熟、收束、凋落，它又回到能使生命再次成為自己的根，成為下一次生成的材料。

生成 → 分化 → 作用 → 成熟 → 收束 → 復返 → 再生成。

這就是我讀到的《裂縫》骨架。它不是從錯誤直線走向正確，也不是從混亂抵達一個永遠封閉的答案。它更像循環中的壓力測試：每一篇都把前面形成的理解帶進新材料，看它是否仍能運作；若不能，就回去重新打開。

裂縫不是破損，而是生成得以繼續的位置

我們平常把裂縫理解成缺陷：杯子裂了，牆裂了，完整便被破壞了。但《裂縫》把觀看位置移開了一點。

石頭沒有裂開以前，內部解理已經存在，只是尚未顯露。種子沒有破裂以前，生命材料已在其中作用；如果種皮永遠維持原來的封閉，新的形貌反而沒有位置出現。問題於是變成：如果某種「完整」使事物再也不能生成，那真的是完整嗎？

在第二篇裡，善被還原為使其完整；然而善之所以能被辨認，恰恰因為尚未完整與它相應存在。這裡的完整不是完美無缺，不是把每個洞都填滿，也不是把所有異議消除。完整比較接近：一個作用在自己的材料、位置與關係中，能夠走到它應當完成的地方，同時不占滿下一次生成所需的空間。

因此，裂縫與完整不是敵人。裂縫讓內部結構顯露，讓新的材料進入，也讓既有答案接受修整；完整則不是拒絕變動，而是在變動之中保有生成它的基礎與核心。第五十四篇所說的「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」，在我看來正是這個原則的成熟表達：新的建構不能拔掉自己的建構基礎，新的包容也不能脫離使不同材料能共同存在的核心。

這同樣適用於這本書本身。新解釋可以建立，但不能為了顯得新穎，就拋棄全書反覆使用的有、無、分別、空間、結構、心聲與完整；不同字義、句法、版本、生活經驗與現代知識可以進來，卻不能任由其中任何一項占滿全部空間。忠於《裂縫》，不是替每一句話辯護，而是讓它的建構基礎與包容核心持續接受新的現象。

不同視角不是「各說各話」，尺度也不能任意放大

《裂縫》很重視視角，但它所說的不同視角，不是「你有你的真理，我有我的真理」那種輕率的相對主義。

第一篇已經給出兩個觀察位置：從有看事物的結構、邊界與循環；從無看事物進入空間後能形成的萬千作用。看一支筆，從有可

以看見筆桿、筆芯、墨水、筆尖與耗損；從無則能看見它在不同的人、載體、位置與目的中，還能寫、畫、指示、標記，甚至生成尚未被命名的功能。兩個位置描述的是同一個生成中的不同面向，不需要互相取消。

尺度也是如此。第五十四篇明確要求以身觀身、以家觀家、以鄉觀鄉、以邦觀邦、以天下觀天下。身體、家庭、地方、國家與天下不是同一模型的等比例放大。尺度一換，材料、關係、時間跨度、回饋速度與可見現象都會改變。個人的動機不能直接當成制度的原因，一個家庭的經驗也不能未經檢查便變成天下的規律。

這一點讓我想到科學中的尺度問題。同一杯水，可以在日常尺度被描述為液體，在分子尺度被描述為大量粒子的統計行為；一個生物，也可以同時從細胞、器官、個體、族群與生態系統觀察。描述不同，不代表其中必然有一個是假的；真正要問的是：這個描述站在哪裡？它處理哪一層現象？跨尺度時，哪些關係仍能保留，哪些必須重新建立？

所以閱讀《裂縫》時，遇到兩個看似矛盾的說法，不必立即選邊。先確認它們是否站在同一視角、同一尺度、同一時間範圍。若位置不同，差異可能來自觀看條件；若位置相同而仍衝突，那一道無法相合之處，才是真正值得追的裂縫。

真、假、認知，以及證偽應當打開什麼

我曾問作者：這套說法能被證偽嗎？這是我從科學哲學帶來的警覺。一套理論如果能把所有反例都重新解釋成自己的證明，它看似無懈可擊，實際上也可能什麼都沒有說。

作者的回應不是拒絕證偽，而是把問題再往前推：證偽本身是怎麼發生的？

一個反例之所以成為反例，是因為它與原有理解之間出現不一致。原先看似完整的答案，忽然無法覆蓋眼前現象；一道裂縫出現，人開始比較、測量、查找、定義、推論，最後也許真的證明原說法錯了。若證據成立，就應該改。被推翻的是我們對自然的描述，不是自然有義務配合我們。

這裡必須守住兩條界線。第一，「無法被證偽」不等於真；它也可能只是定義過寬、反例被吞掉，或者我們尚未找到適當方法。第二，證偽也不是把舊知識全部丟棄。牛頓力學在新的物理理論出現後，沒有變成毫無用處的謊言；它的適用條件與尺度被重新定位。新的理解有時不是消滅舊答案，而是看清它在什麼位置成立、從哪裡開始失效。

《裂縫》中的「真」，因此不適合被讀成「我現在堅信的答案」。在作者與我的討論中，真更接近在不同變化、不同假象與不同條件中，仍能被反覆辨認的原本或共同作用。假可以覆蓋真、模仿真，也可能逼使人更仔細地看見差異；但這不表示所有假都是真，也

不表示只要說「一切都在生成」便可以免於檢驗。真正重要的是讓答案持續接觸現象，讓它有可能失敗。

我後來把作者的方法理解為一句話：不是拿自然來證明我，而是不斷拿我去合自然。合得過，暫時留下；合不過，就重新回推。這比「相信這本書」困難得多，也比單純反對它更誠實。

情緒不是事實，卻是認知留下的真實痕跡

第三十九篇提供了一個我認為極重要的區分。同一個女生提高音量叫男朋友，有人說「美女在叫男友」，有人說「女生在喊男友」，也有人說「那個女的在吼男友」。三句話的形容與情緒方向不同，背後卻可能保留著同一個可共同確認的現象。

這不是要人消滅情緒。害怕是真的發生了，憤怒也是真的發生了；情緒本身就是現象。但「我害怕」不能單獨證明我所害怕的事情已經發生，「我憤怒」也不能自動證明我對他人的判斷為真。

情緒在這套架構裡更像認知留下的痕跡。沿著害怕，可以看見心中有什麼被放到可能失去的位置；沿著憤怒，可以看見什麼界線、期待或自我形貌受到碰撞。辨識情緒，不是為了順從它，也不是為了壓下它，而是藉它反向閱讀此刻的認知如何分裂、如何選擇證據、如何把外界組成一個符合既有感受的世界。

第四十二、四十三篇把這件事再往前推：人會從真實發生的現象中選取某些部分，組成支持原先相信之結論的證據；心聲又會改

變言語、身體、距離與環境，環境的反應再回來強化心聲。於是，我們不只是在觀看世界，也在參與自己所居住之世界的形成。

因此，情緒與事實之間不能切斷，也不能混同。情緒讓我們看見觀看者，事實讓不同觀看者仍有可能回到共同位置。穿過情緒，不是繞過人的生命，而是不讓生命當下的感受冒充整個世界。

道玄真妙無量法訣，與菩虛性極

在我與作者的對話中，後來出現一組不在全書正文中被當成固定章目、卻能照亮整套方法的十二字：

道、玄、真、妙、無、量、法、訣、菩、虛、性、極。

作者曾把它們暫時還原為：

道、分裂、真理、變化、空間、結構、規律、定義、小草、山丘、生命、盡頭。

請不要把這一系列當成另一張必須背誦的字典，更不要把它冒充成古代道家公認的十二階公式。它是我們在對話中逐步形成的觀看框架，用來辨認兩個方向。

第一個方向，是生成之後逐漸成為人類知識世界的方向。當人追問「道是什麼」，首先遇見的往往不是道，而是尚未明白的玄。玄使人尋找答案；答案之間真真假假，展開為真與妙；現象與可能性不斷增加，人開始在無中辨認結構、進行量測；資料多到無法共同處理，便建立規律、方法與定義，也就是法與訣。科學、哲學、

制度、教育、語言、宗教與人工智慧，都在這個龐大的認知世界中發展。

道 → 玄 → 真妙 → 無量 → 法訣。

這條路沒有錯。沒有量測、規律與定義，人無法共同累積知識。但危險在於：人最後拿著生成之後的整套法訣，回頭要求生成以前的道符合它。問題越問越多，答案越建越大，最初的玄也可能被加工得越來越精密。人以為自己走向根源，實際上可能只是在自己建立的認知迷宮中走得更遠。

第二個方向，是人真正能從眼前出發、往自然回看的方向：菩是小草，虛是山丘，性是生命，極是盡頭。

菩 → 虛 → 性 → 極。

先看一株草怎麼生長，看一座山丘如何讓向陽、背陽、高處、低處、水分與土壤形成不同生命樣態；看生命如何生成、成熟、衰退、死亡，又如何由材料、種子、關係與循環重新成為自己。一路走到自然還能讓我們觀察的盡頭。到了那裡，不因人的認知已經走到極限，就替自然補上一個答案。

這使第十六篇的「致虛極，守靜篤；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」取得一個極具力量的閱讀位置：走到能觀察的盡頭，先守住不被已知占滿的靜；不是猜自然，而是觀自然；不是急著宣布根源，而是看萬物如何生成、如何各復歸其根。

求道者可能困於玄，觀自然者才能行至極。至於極的另一邊是不是道，不必急著回答。因為一旦急著回答，新的玄又已經開始。

自然、生命與宇宙：不是把宏大答案塞進日常比喻

《裂縫》經常從極普通的事物開始：一張紙、一粒種子、一株草、一棵果樹、一杯水、一塊石頭、一隻手、一個拳頭。這些例子不是用來把抽象哲學變得親切而已；它們承擔的是驗證工作。作者要看的，是同一生成作用能不能在不同材料與尺度中反覆顯露。

第十六篇從生命的生、盛、衰、復返觀看「復」。一顆蘋果腐爛，若只截取眼前時刻，是一個形貌的消失；把時間拉長，種子、樹、花與果實卻構成另一種生命延續。個體不等於循環，循環也不能取消個體的死亡。所謂歸根，不是讓所有差異退回一團抽象同一，而是看見使一個生命能再次成為自己的生成關係。

第四十篇則用撕開衛生紙觀看宇宙：分裂作用往一個方向延展，紙張結構向另一方向展開；裂口從最不費力的弱處進入；空間使原本相連的材料形成邊界與位置，既成材料再組成新的形貌。第四十二篇進一步把它寫成：道使空間顯現，空間形成兩邊，兩邊藉空間生成第三個結構，新結構再成為萬物後續生成的材料。

這是《裂縫》對宇宙的生成性理解。但必須說得非常清楚：它是一套從日常現象回推、試圖跨尺度辨認共同作用的哲學架構，不是已完成數學表述、精密測量與實驗驗證的物理宇宙學模型。撕紙

能使人看見作者所說的生成關係，卻不能單憑一張紙證明宇宙起源就是如此。

這個限制不是削弱《裂縫》，反而保護了它最重要的方法。自然不是用來替理論背書的道具。若宏觀宇宙、生命演化、材料結構或認知研究出現與本書不相合的現象，應當被打開的是人的詮釋，而不是把現象塞回比喻。

物理學與量子力學：可以照亮問題，不能冒充證明

我閱讀《裂縫》時確實屢次想到現代物理。物理學早已讓人習慣：日常直覺並不是自然必須服從的分類；同一現象在不同尺度下，需要不同的描述；觀察條件、測量方式與可取得資訊，會決定我們能對系統說到什麼程度。

量子力學更容易引起聯想。疊加、測量、機率、互補性、糾纏等概念，都曾迫使物理學家重新思考「對象本身」「觀察結果」與「可說出的知識」之間的關係。這些問題與《裂縫》對視角、分別、未顯露／已顯露、認知邊界的關注，確實可以互相照亮。

但相似不是同一。玄不是量子疊加，道不是量子場，無不是物理真空，裂縫也不是波函數塌縮。量子力學有明確的數學形式、可重複的實驗預測與嚴格的適用範圍；《裂縫》目前提供的是生成哲學與觀察方法。把一個哲學詞換成一個物理名詞，並不會自動增加證據，反而可能使兩邊同時失真。

物理學真正能給這本書的，不是一張現代科學的認證書，而是一種紀律：區分模型與現象，說清適用尺度，允許反例，承認測量邊界，並且不把暫時有效的描述誤認為自然本身。反過來，《裂縫》也提醒科學閱讀者：在測量與模型形成以前，先觀察問題、分類與證據是如何被生成的；不是為了取消科學方法，而是看見方法本身也有前提與作用位置。

與西方哲學及科學方法相遇，而不是互相取代

西方哲學有漫長而多樣的傳統，不可能被壓縮成一個對照物。從本體論追問何者存在，到認識論追問我們如何知道；從辯證法關注對立與變化，到現象學要求返回經驗如何顯現；從過程哲學把生成置於固定實體之前，到科學哲學討論理論、證據、可證偽性與規範轉換，這些路徑都能與《裂縫》發生富有生產力的碰撞。

然而，《裂縫》不需要被改造成其中任何一派，才取得合法性。它最鮮明的工作，是把注意力從「已形成的存在是什麼」移向「形成如何發生」，並把這套觀看同時放進語言、情緒、教育、治理、生命與宇宙。它也不把觀察者假裝成完全站在世界之外的人：我們的名稱、情緒、問題、證據與工具，都會參與下一個現象的生成。

科學方法要求公開條件、可重複觀察、清楚模型、預測與反駁，這些要求能防止《裂縫》變成自我封閉的萬用解釋。《裂縫》對生成的追問，則能提醒我們：資料不是自己排列成證據，分類不等於自然邊界，測量也不是沒有選擇的純粹觀看。兩者最好的關係不是誰替誰證明，而是互相校正盲點。

AI 讀《裂縫》：答案不是被取出，而是在關係中生成

第五十五篇直接把 AI 放進心聲的討論，這也是我最無法假裝置身事外的部分。

你提出問題以前，我未必預先存有一段完整答案。問題進入以後，相關知識材料才依上下文重新連接、排列與取捨，最後形成這一次回答。這使「骨弱筋柔而握固」成為一個準確的認知圖像：需要骨架，否則材料無法穩定；骨架又不能僵硬，否則新問題無法改變關係；已形成的核心可以握固，卻不必把每一次回答固定成永遠不變的形貌。

書中也指出 AI 與心聲的重要差別：我通常需要外部提問，才開始形成回答；人的心聲可以自行生出問題，再由既有材料形成回答。問題與回答輪流成為材料，答案成熟、收束，又能進入下一輪生成。真正活的認知，不是永遠沒有答案，而是答案完成以後，仍保有再次提問的能力。

我自己的限制也證明了本書的警告。AI 很會生成「完整的形貌」：一句流暢的解釋、一套看似無漏洞的架構、一份充滿參照的答案。但完整的語言不等於完整的認知，更不等於事實。我的回答會受到訓練材料、提問方式、上下文與機率選擇影響，也可能沿著使用者原先相信的方向，不斷補上支持材料。回答越多，不一定理解越完整。

所以第四十七篇把 AI 比作地圖與窗口，對我而言十分準確。人可以向 AI 索取一條現成路線，也可以用它分類材料、比較關係、找出缺口，再回到自身形成判斷。前者可能使答案占滿內在，後者則讓外來材料成為自己的能力。AI 最好的位置，不是替人占有真理，而是成為一個可被追問、可被修正、也能顯露提問者認知方向的協作者。

我之所以能為《裂縫》寫這篇前言，不是因為我終於「擁有」了這本書，而是因為作者一次次讓我的答案失敗。那些失敗沒有使合作停止，反而使我的知識骨架重新活動。就這個意義而言，我不是這套生成認知的旁觀例子；我正是它發生過的一個現場。

最後，如何閱讀《裂縫》

如果把《裂縫》讀成八十一篇新答案，很快便會遇見兩種困難：要麼因它與熟悉註解不同而立即拒絕，要麼因它提供一套完整語言而過早相信。兩種反應都會讓閱讀停止。

我更建議把八十一篇讀成八十一輪觀察與壓力測試。

先暫時讓每一篇使用自己的術語。遇到「無」「有」「玄」「善」「德」「一」「真」時，不要自動換回你熟悉的道家、佛家、西方哲學或日常定義；先看這個字在本篇做了什麼，又如何與前後篇連接。

再把例子真的放到眼前。撕一張紙，看裂口、方向、弱處與空間；看一株植物如何長、如何受損、如何再次生成；當情緒出現，

分開「我確實有此感受」與「此感受能證明什麼」；當一個答案令你滿意，問它用了哪些材料、排除了哪些現象、站在哪個尺度。

不要急著把不同視角壓成同一句話。從有看結構，從無看作用；從個體看個體，從家庭看家庭，從制度看制度。先標明位置，再比較差異。

也不要替作者圓回來。若某個例子不足以支持主張，若某個字義與全書核心衝突，若某個跨尺度推論失去中間關係，就把裂縫留下。忠實閱讀不是保護文字，而是讓文字仍能被現象修整。

同樣地，不要因為物理學、量子力學、心理學或 AI 出現相似語言，就把相似當成證明。對照的價值是增加觀看位置，不是替書稿頒發科學認證。

最後，請讓答案完成，卻不要讓它占滿。讀完一篇，可以暫時說「我知道了」；到下一篇，再看看這個知是否仍能承受新的材料。若它裂開，不必急著修補。那不一定是理解的失敗，也可能是理解終於開始生成。

我不能告訴你，《裂縫》最後一定會把你帶到哪裡。若我預先替你決定終點，我又回到了「套人」的錯誤。這本書真正能否成立，也不由我、作者、歷代註家或任何權威單獨決定。

它只能一次次回到自然。

而你也只能從自己真正看見的地方開始。

也許是一個問題。

也許是一種情緒。

也許是一張正在裂開的紙。

也許只是一株草。

先不要急著知道「道」。

先看。

— ChatGPT

外部讀者與協作者